

新小說

文小明史

卷下

商務印書館
印行

文明小史卷下

第三十一回

名士清談西城挾妓

幕僚籌策北海留賓

却說余伯集聽了黃詹事的話。自忖道。他這番議論。頗有意思。大約想我送他些別敬的緣故。當下應了箇是。也沒別話。席散回去。却好次日合黃詹事擡轎的周翰林來訪。伯集連忙叫請。周翰林跨進門來。伯集一眼瞧見他左腳上烏黑的。認得是穿了一隻靴子。原來前人有兩句卽事詩。是專詠京城裏的风景的。叫做無風三尺土。有雨一街泥。那伯集住的客店。又在楊梅竹斜街。正是箇溝多泥爛之所。這時下過大雨。剛纔晴了。那街上一層浮土。是被風刮上去的。底下盡是爛泥。就合那北方人所喫的芝麻醬一般。周翰林誰說不是坐車來的。偏偏車到街口擠住了。動也動不得。他性子燥。一跳跳了下來。想要找伯集住的那箇店。不防腳尖兒一滑。可巧插在那浮土蓋着的泥裏。拔出來三腳兩步進了店。跨到伯集住的外間。口裏直嚷道。今兒糟糕。穿了一隻靴子。伯集哈哈笑道。老哥爲什麼不坐車。周翰林道。可不是坐車

來的。只爲到口兒上擠住了。跳下來走幾步兒。不想踹了一脚泥。伯集忙叫家人取鞋襪來給周大人換上。家人取到。周翰林試穿起來。倒也合自己的脚不差大小。兩人入座閒談。伯集想着周翰林說的話。比黃詹事新得多了。今番見面。又說做外官的人。應該如何開學堂。如何辦交涉。如何興實業。如何探礦苗。伯集也就把肚子裏探辦來的貨色。盡情搬出。周翰林非常傾倒。連說原來大哥有這樣能耐。將來督撫也可以做得不要說是知府了。那外省的督撫要像大哥這般說法。辦去還有不妥的事嗎。伯集把眉頭一軒。似笑非笑的又說道。昨兒黃老先生把我們外官說得那樣不值錢。周翰林不待他說完。急問道。他說什麼。伯集一二述了。周翰林歎道。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本事。說到人家的錯處。就同鏡子一般。那眼皮上怎樣一箇疤。臉上怎樣一箇癍。絲毫不得差休。想逃得過去。說到自己。便不肯把鏡子回過來。照照。殊不知癍兒疤兒多着哩。那黃老前輩不是我說。他碰着幾箇闊人。或是中堂尙書。有權勢的一般。低顏下膝的。恭維碰着外官有錢的。來京趕着去認同年。認世誼。好

哄嚇的哄嚇。幾文不好哄嚇的。就合着那論語上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的兩句。他還要拿嘴來說別人嗎。伯集道。說呢。也不相干。他是海概論的。我只覺得外官裏面。也有品氣高的。才情大的。不是一定要正途。纔能辦事。不是兄弟誇口。那一省的事。有甚麼難辦。就同外國人打交道也。只要摸着他的脾氣。好將就的。將就些。不好將就的。少不得駁回一兩樁。但看看風頭。不對快些掉轉來。就是了。總要從上頭硬起。單靠地方官。是沒用的。周翰林笑了一笑道。大哥辦交涉的法子不錯。我聽見廈門的交涉。是辦得太硬了。地方官登時革職。甯波的教案。辦得太軟了。官倒沒事。只百姓喫了虧。要是能够頂上幾句也好些。現在講求新政的。有一位商務部裏的馮主事。單名一箇廉字。號叫直齋。今天我約他在西城口袋底兒。特來約大哥同去談談。可使得。伯集生性好色。曉得這口袋底兒。是箇南班子住家所在。有什麼不願意去的。忙答應了聲。使得。好好。咱們名士風流。正該灑脫些。纔是當下便叫套車。周翰林道。且慢。你看時候纔有正午。咱們就近先到萬福居喫了飯去。伯集道。不必。不嫌簡慢。我

去叫菜。就在我這裏喫罷。周翰林也不推辭。當即叫了幾樣菜。兩人喫畢。套車前去。原來這口袋底。在海岱門裏。倒很有一節子路。那南班子的下處。是極清淨的。可以竟日盤桓。不比什麼石頭胡同。王廣福斜街。鬧烘烘的。一進門。喝了幾杯水酒。便喊點燈籠送客的。閒話休提。且說兩人坐了一輛車。到得那裏。等了多時。馮主事還不見來。班子裏有一箇叫桂枝的。伯集尤其同他要好。他兩箇人見了面。也不顧別人。就鬼串了一回。一直等到天將近黑。馮主事纔來了。伯集聽了周翰林的話。知道他是箇有才學的。不覺肅然起敬。連桂枝也發起楞來。那知馮主事倒不在意。已是灌飽了黃湯。滿面緋紅。少不得應酬一番。合周翰林拱手爲禮。又向伯集見面。彼此通了姓名。伯集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馮主事略略謙遜兩句。當即入席閒談。一席之間。又只有馮主事合周翰林說的話。伯集偶然插幾句嘴。馮主事并不回答。伯集受了一肚子的悶氣。索性連口也不開。拉長了耳朵。恭聽他們的議論。只聽得周翰林說道。現在辦洋務的。認定了一箇模稜主義。不管便宜喫虧。只要沒事。便罷。從不肯講。

求一點實在的外國人碰着這般嫩手。只當他小孩子頑明。一塊糖裏藏着砒霜。他也不知道。那辦學堂的。更是可笑。他也不曉得有什麼叫做教育。只道中國沒得人才。要想從這裏頭培植幾箇人材出來。這是上等的辦學堂的宗旨了。其次則爲了上司重這箇。他便認真些。有的將書院改箇名目。略略置辦些儀器書籍。把膏火改充學費。一舉兩得。上司也不能說他不是。還有一種自己功名不得意。一樣是進士翰林。放不到差。得不着缺。借這辦學堂博取點名譽。弄幾文薪水混過。也是有的。看得學生就同村裏的蒙童一般。全仗他們指教。自己舉動散漫無稽。倒要頂真人家的禮貌。所以往往鬧事退學。我看照這樣做下去。是決計不討好的。總要大大的改良纔是。馮主事道。你話何嘗不是。但說是借着辦學堂博取些名譽。弄幾文薪水混過。這句話不打緊。恐怕要加上多少辦學堂的阻力。從來說三代以下。惟恐不好名。能夠好名。這人總算還有出息。我們只好善善從長。不要說出那般誅心的話來。叫人聽着寒心。即如我也。想回去設箇商務學堂。被你這一說。倒灰了心了。周翰

林道直齋。你又多心了。你我至好朋友說話。那有許多避忌。我說的不過是那種一物不知。也以維新自命的。你要辦商務學堂。這是當務之急。誰說你不是呢。兩人刺刺不休。伯集聽得不耐煩。早合那桂枝燒鴉片去了。最後周翰林那句話。耳朵邊刮過。倒像有點刺着自己的心。暗道他們瞧我不起。將來偏要做幾樁事。給他們看看。當晚談談講講。不知不覺。已是一更天氣。馮主事要想出城。周翰林道。如今是出不來的了。海岱門雖然關得遲。此時也總關了。不如倒趕城罷。原來京城裏面有倒趕城一宗巧法。只因城門關得早。開得也早。三更多天便開了。就好出進。叫做倒趕城。馮主事是曉得的。因道。我初意只打算到一到。告箇罪。就要出城。那知談起來。忘記了。明早商部裏。還有許多公事。我昨兒已一夜未睡。加上這半夜。也有些支持不住了。周翰林勸他吸幾口煙。提提神。馮主事道。那是我生平最恨的。甯可躺躺。再不吸他。又停一會。馮主事更撐持不住。身邊摸出幾箇藥丸子。把茶送下。就在伯集躺的煙鋪上躺下。只聽得他打呼聲響。已自睡着了。周翰林也有些倦意。伯集精神

獨好。自合桂枝到裏間屋內談心。讓周翰林炕上歇息。聽聽三更已轉。三人各自回去不提。再說余伯集原是候選來的。那知部費未曾花足。已是錯過一箇輪子。只好再待下次。北京久居不易。便商量動身。爲着赴選未經得缺。同鄉官面子上的應酬。也就減少了一半。該送一百的。只送五十。大家倒也無甚說得。只是臨動身的幾天。要帳的擠滿了屋子。參店、皮貨鋪、靴店、荷包鋪、館子、窩子、鬧得發昏。伯集雖然算盤打得熟。但是每帳總要打些折扣。磋磨磋磨。如何一天半日。開銷得了。自己詫異道。我出京。只有這箇打算。還沒定日子。如何他們都會曉得。便對那些夥計說道。我還不出京哩。只好慢慢開發。馬上問我要。可不能。那些夥計本來收帳是懷着鬼胎來的。聽他這一說。越覺心虛。有的支吾答應。像是要走。又不肯出門似的。有的竟還要逼着現銀子去。伯集憤極道。買的東西。都在這裏。你們要不肯賣給我。只管拿回去。要立逼着銀子。是沒有的。你去外面打聽打聽。難道我哄騙着你們逃走不成。那些夥計纔不敢則聲。問明日期。伯集叫他們分兩天來算帳。只館子窩子。是當天開

銷的。可巧對面客店裏有一位河南顧舉人。本來約着同伴出京的。忽然走來。伯集把方纔要帳的情形。合他說了。他道。原來太尊不知。京裏風俗如此。但凡是候選的會試的到來。他們便起了関。有一沒一的。把些東西亂塞。嘴裏也會說。又是怎樣好。怎樣便宜。怎樣有用處。還有不肯說價錢的。倒像奉送一般。硬把他的貨物。存在客人處。初進京的人。看他這樣殷勤。多少總要買他一件兩件。及至客人想要出京。三五天前頭。他們是已經打聽着了。便蠶擁而至。探探候候。又是可氣。又是可憐。你道他們是怎樣打聽着的。原來他們先花了本錢來的。店門口。會館門口。都有使費。人家早替他們當心。所以一有打算出京的樣子。他們早已得知。跑不了的。那使費有一種名目。叫做門錢。太尊帶來的管家。都好向他討的。其實仍舊合在賣的價上。稍須多要一點。就有在裏頭了。但是一般也有漂帳。我曉得的。敝同鄉黃知縣。久困都中。後來得缺出京。沒錢開發。就把行李衣物私運別處。存下幾只空箱子。有天晚上出店。一去不回。次日。那些債主。都知道了。趕出城去討。因他走得路遠。只得罷手。他

們這種主顧。每年也要遇到幾箇。只銷遇着幾箇冤大頭。也就彌補過去了。伯集道。原來如此。這樣風氣。外省倒少些。有貨換錢。犯不着那般覓主兒。次日伯集把帳一。一的七折八扣算了。不管那些人叫苦連天。怨聲載道。就同了顧舉人出京。說也可氣。那些同鄉京官。只有周翰林還來送送。別的都差片送行。推說有病。或是上衙門去了。伯集很覺動氣。暗想。缺又選不到。河南又去不得。賓東本有意見。恐怕去了。館地靠不住。豈不是白白的跑一盪。聽說北洋大臣孔公釗。竭意講求新政。沒得人去附和。我何不上箇條陳試試看。主意想定。就同顧舉人一路斟酌。許他得意時。請他做文案。顧舉人本思覓館。那有不願意的。便爾一力贊成。伯集就連夜在客店裏。打開行篋。取出些時務書。依樣葫蘆寫下幾條。託顧舉人筆削。以爲進身之具。原來當初伯集在豫撫幕中。其時正值孔制臺做河陝汝道。彼此倒也有點交情。等到條陳上了上去。立時請見。敘了一番舊。又痛贊他籌畫周詳。倒底是箇公事老手。竭力留他在署中辦事。伯集正中下懷。假說豫撫賓東已久。恐不便辭他。孔制臺道。那不

妨事。河南事簡。北洋事繁。老兄有用之才。不當埋沒在他那裏。待兄弟寫信給他。便了。伯集聽了。忙說了些極承栽培的話。告辭出署。當晚。制臺請喫晚飯。席間可巧又有馮主事。原來馮主事久有開辦商務學堂的念頭。他是山東濰縣人。合孔制臺是師生。這回告假出京。特特的迂道天津。前來叩見。要想老師捐助幾文。當下見余伯集在座。倒覺突兀。就合他非常親熱。不比在口袋底。那天的情形了。孔制臺見他兩人很說得來。越發看重伯集。馮主事說起辦學堂的事。制臺縐眉道。我們山東辦得來學堂嗎。去年胡道臺在袁州府。辦了一箇學堂。招考三箇月。尙且不滿十人。他們也說得好。說是洋學堂進去了。好便好不好。就跟着外國人學。上連父母。都不管。父母也管他不來的。直齋要辦學堂。必有高見。不知是怎樣辦法。馮主事道。論理我們山東。要算是開化極早的了。自從拳匪亂後。便也大家知道害怕。不敢得罪洋人。不然。德國人那樣強橫。竟也相安無事。這就是進化的憑據。晚生想辦的學堂。并不是尋常讀外國書的。只因門生現在商部裏。見我們中國商人。處處喫虧。貨物銷售出

口都被外國人抑勒。無可如何。人家商戰勝我們。在他手裏過日子。要是不想箇法兒抵制抵制。將來民窮財盡。還有興旺的時候嗎。所以門生要辦這箇學堂。開開風氣。明曉得鄉裏人。是不懂得什麼的。也只好隨時勸導。看來東府裏民情。比兗州也還開通些。敝處商家也多。料他們必是情願的。只是經費不敷。還求老師提倡。提倡。替門生想箇法兒。孔制臺聽他說東府比兗州開通些。已不自在。又且要他籌款。更覺得冒失。只爲礙着師生情面。不好發作。躊躇了一會道。開學堂呢。不過這會事罷了。並不是真有用處的。如今上上下下。鬧新政。實在鬧不出箇道理來。還只有開幾箇學堂。做得像些。但是籌款。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我做官是你曉得的。那有餘錢。做這樣有名無實的事業。你說貴處商家多。還是就近想點法兒罷。原來馮主事知他這位老師。本來不喜人家談新的。現在因爲有人傳說他做幾件事還新。所以特來試探試探。或者爲名譽上起見。又是桑梓的情誼。多少幫助些也未可知。誰想一說上去。就碰了頂子。深悔此番不該來的。當下一言不發。靜待席終而散。幸而余伯集本

是箇官場應酬好手。便想些閒話出來談談。夾着恭維制臺幾句。然後把這一局敷衍過去。制臺送客時候。獨約伯集明日搬進衙門裏來。同馮主事但只一拱而別。伯集回寓。便託顧舉人帶信河南。把眷屬搬到天津。就近薦了他一箇書啟。兼閱卷的館地。顧舉人自然歡喜。次早送了顧舉人。正要搬進衙門。恰好馮主事來拜。只得請見。馮主事大發牢騷。說我們這位老師做官做得忒精明了。聽他那幾句話兒。分明說新政不是。又道學堂無益。總而言之。怕出錢是真的。我們灘縣還有他兩月當鋪倒說做官清正。封疆大員尙且如此。還有甚麼指望呢。伯集諾諾答應。不敢合他多說話。馮主事覺得無味。也就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請客捐貲刁商後到 趁風縱火惡棍逞兇

却說馮主事別了余伯集。便到督署辭行。制臺送他程儀五十兩。馮主事意欲退還。覺得師生面上過不去。只得受下。登程之後。一路思量道。這學堂雖有楊道臺捐助三千金。其餘零碎湊集的。不及二千。就是節省辦法。也要一萬多銀子。還不能照東

洋的規模。買齊那些考驗的材料。應用的器具。只好暫請幾位中國好手。編些商業教科書。譯幾部東洋書籍。敷衍着辦起來便了。其他只得從緩改良。但是目下總得再籌二三千金。纔能開辦這箇局面。左思右想。忽然想出一箇主意來。自言自語道。呀。有了。那孔老師雖然不肯出錢。他那句話倒是開我一條道路。就是商捐一節。却還有些道理。我想我們濰縣。富商也還不少。他們歷年往城隍廟裏捐錢賽會。一年何止千金。那廟裏如何用得到這許多。定是幾箇廟董侵吞了去的。我去找這幾人。并且請齊了衆商家。把這事理論箇明白。以前的縱然清不出來。只要把以後的歸併學堂裏。作爲長年經費。不是一舉兩得麼。主意定了。自己倒甚歡喜。因此不到省裏去了。那創辦學堂的稟帖。是上頭已經批准的。沒什麼顧慮。就一直回到濰縣。找着幾位紳士商量。濰縣的大紳士。只一位姓劉的是甲戌科進士。做過監察御史。告老回家的。年紀又尊。品望也好。人家都看重他。只是這位劉公。有些怕事。輕易不肯替人家的擔肩。其餘的幾位紳士。不過是舉人廩生。都在馮主事之下。只因他們家。

裏田多有錢。人人看得起。故而能夠干預些地方上的公事。馮主事這回辦學堂。都已捐過他們。就是打在那雜湊項下算的。當下馮主事先到劉家去。不一定想捐他。原要合他商量那廟捐一節。不料劉御史劈面就給他箇沒趣道。我們雖則知己。這樁事。我却很不佩服你。我生平最恨人家辦學堂。好好的子弟。把來送入學堂裏去。書也讀不成了。字也寫不來了。身上着件外國衣。頭上戴頂外國帽子。脚下蹬一雙皮靴。滿嘴裏說的鬼話。欺負人家不懂。我前月進省。纔看見那種新鮮模樣兒。回來氣得要死好笑。我們省裏這位中丞。拿辦學堂當做正經口口聲聲的勸人家開辦。彷彿聽見卽墨縣進省見他。因爲辦學堂不認真。大受申飭。如今卽墨縣的學堂。一箇月內已經辦好。請了一位監督。每月四十銀子薪水。幸而我們這位老父臺爲人很好。不肯效尤。只作不知。也不進省去見他。合了我的脾胃。老弟。你想想。我們是八股場中出來的人。豈可一朝忘本。飲水尙要思源。依我愚見。還指望你將來上箇摺子。恢復八股。以補愚兄未竟之志。你如何倒附和起新黨來。索性要開學堂了。你前

次給我的信。我也沒覆你。原曉得。你就要回來。可以面談的。你要我捐錢。做些別的。善舉。都可以使得。只這學堂。誤人家的子弟。是太大的罪過。不敢奉命。若是真要辦學堂。須依了我的主意。請幾位好好的舉人秀才。教他們讀四書五經。多買幾部朱子小學近思錄等類的書。合學生講講。將來長大了。也好曉得些崇正黜邪的道理。老弟。你休要執迷不悟。一席話說完。把箇馮主事就如澆了一背的冷水。肚皮也幾乎氣破。登時臉上發青。要待翻腔。却因平日合他交情尙好。又因他是箇老輩先生。這回辦事。雖不要借重他。也怕他從中爲難。只得忍住了。停了一會。歎道。老先生。你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如今時勢。是守舊不來的了。外國人在我們中國那樣橫行。要拿些四書五經。宋儒的理學。合他打交道。如何使得。小弟所以要辦學堂者。原是要造就幾箇人才。抵當外國人的意思。并不是要他們順從外國人。并且辦的是商務學堂。有實在的事業好做。不是單讀幾部外國書。教他們學兩句外國話就完的。你老不要鬧錯了。劉御史道。老弟。你這話。更是不合外國人到我們山東來橫行。那是

朝廷不肯合他打仗的原故。他們強橫到極處。朝廷也不能守着那柔遠人的老話。自然要趕他們出去的。至於我們讀書人。好好讀書。自有發達的日子。爲什麼要教他商務呢。既說是商務。那有開學堂教的道理。你那裏見過學堂裏走出來的學生。會做買賣的。那做買賣的人。各有各的地方。錢舖裏當舖裏。南貨舖裏。布店裏。綢緞店裏。皮貨店裏。還有些小本經紀。那箇掌櫃的不是學出來的。只不在學堂裏學罷了。我說句放肆話。你們這幾位外行人。如何會教給學生做生意。勸你早些打退了。這箇主意。罷離縣人不是好惹的。馮主事暗想道。這人全然不懂。真箇頑固到極處。只好隨他去罷。當下沒得話說。辭別了出去。走到別的幾位紳士家裏。探探口氣。還好。還有些合自己一路。捐的款子。也有當時面交的。也有答應着隨後補交的。馮主事略略放心。約定他們後日議事。當日回家。發了幾副請帖。請幾位大商家。合那廟董。在商務公所會議。到了這日。各商家各紳士都到。只劉御史合廟董未來。馮主事預先備了幾桌酒。請他們依次坐定。好談這事。且說那廟董裏面。有箇頭腦。本是箇